

朝花夕拾

红果子
映红好日子

编者按：万物凋零的初冬时节，最令人心动的不是皑皑白雪，而是掩映在枝头的那一抹红，蔚为大观地燃烧在枝头，让这个萧瑟的季节充满深情和冀望。本期副刊，让我们一起漫步乡间，看黄叶纷飞，看红果摇枝，看农人的红火日子，看那别样的幸福画卷——



苹果 丰收香满园

◎王卉

我国不少省市都盛产苹果，而宝鸡的苹果却拔得头筹被选作国礼，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，这份殊荣与实力可不容小觑。宝鸡独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清香脆甜的优质苹果。这些年，依靠苹果收入，果农的生活有了保障，新房也盖起来了。生活好了，果农也更精心地侍弄管护着致富的“摇钱树”。

苹果好吃，务苹果却是个辛苦事，苹果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农人的照管。初春天气多变，不仅要提防突如其来霜冻，还要做好施肥、剪枝等“常规项目”；到了夏天，满树的果子一天天长大，果农得与病菌害虫赛跑，给它们逐个穿上“外套”，以免受伤；入了秋，硕果满园，丰收在望，果农们也到了最忙的时候，此时对苹果树的拉枝修剪尤为关键，这“临门一脚”决定着苹果最后的品质，谁也不敢懈怠一分；终于等到“颗粒归仓”，如果种的其他作物这时就可以歇口气了，可苹果园里的果农们仍不得闲，他们还要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，清园涂白。一年的辛勤劳作化成了满心的喜悦，不禁期待着明年也会丰收高产。

中国苹果之乡、美丽果园、扶贫示范基地的光荣榜，写上了宝鸡的名字，这不仅是果农勤劳务实，让规范化种植下

的果园生机勃勃，还有农技人员保驾护航的一份功劳。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果园，现场讲解、手把手精准指导，让一技一叶都呈现科学管护的茁壮。看，农林大学的师生在示范园进行着新技术、新品种的试验与推广，还有位手拿剪刀的金发“老外”，边讲解边示范剪枝，演绎“苹果拉近世界距离”的佳话。多方位的交流合作，让现代科技在宝鸡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，实现了宝鸡苹果质优又丰的目标。

宝鸡西山林阁岭昼夜温差大、阳光照射充足，这里的红富士苹果由山泉水灌溉，吸收无污染的农家肥，待到深秋自然成熟之时，果肉脆甜爽口、果汁饱满充沛、果香浓郁诱人。果农让它们它们在枝头经历霜打“考验”，本就含糖量高的苹果中形成了甜蜜糖心，口感更加美味。去年，西山林阁岭糖心红富士苹果被当地党报新媒体平台选中，成为首款优选产品，进行公益

推广。苹果刚上市就引发热烈反响，三万多斤糖心苹果很快被抢购一空。如今，宝鸡各村镇都涌现出不少直播达人，他们不遗余力地在网络平台介绍着家乡的苹果，那份自信正是来自于苹果的好品质。全球最大的浓缩苹果汁生产商看到“地利之宜”，来宝鸡落了户，国家级农业重点龙头企业也察觉出了商机，在宝鸡“安居”。果形端庄、色泽鲜艳、口感纯正的宝鸡苹果不再“久居深山无人识”，已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

家乡山楂红

◎段序培

捧着刚买来的冰糖葫芦，忽然有了回到童年的感觉。这在儿时是一种奢侈的零食，因为它的主要原材料山楂季节性极强，待深秋成熟后只能制作，我多是在每年冬天的古会上吃到的。那位穿着藏蓝色中山装的老人，和蔼地站在一辆自行车旁，自行车后座上插着一根长长的、粗粗的木棍，木棍上半部，用白色薄膜包成了一个看上去胖乎乎、软绵绵的大棒子，上面密密匝匝地插满了冰糖葫芦。我努力地挑上一串颗粒最大地捧在手里，欢喜得不忍心下口，往往是赶到家里时，只把最下面几颗的吃了。而如今糖葫芦已不再受季节限制，口味、品种也增加了，一串串花花绿绿的糖葫芦，不但满足了人们的味蕾，也富足了

商家的腰包。儿时的山楂也是稀缺品，村里那为数不多的几棵山楂树，或置身于田间地头，或散布于房前屋后，每年清秋时节，飒飒的秋风扫尽树叶，那枝头红红的山楂便格外耀眼，有的三两个一伙，有的四五个一堆，众星捧月般把细细的枝条压得下垂。虽然早已领略过它的酸，但我们还是抑制不住伸手摘下它们，轻轻地咬一小口，酸酸的汁液便瞬间在嘴里散开，酸得人不由眯起眼睛、紧起鼻子、皱起眉头，头皮都觉得发麻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不待山楂成熟，稍低处的还是被我们这些馋嘴猫“尝”完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丫。

近年来，村镇干部通过多方考量，决定发挥山区地理优势，进行特色农产品栽植，一个占地上千亩的山楂园很快建了起来，上百名乡亲在家门口端上了“铁饭碗”，不仅挣着工资，年底还拿着分红。我相信用不了几年，这里不仅花枝摇曳，还会硕果累累，因为种下的不仅是一片增收致富的山楂林，还是一片美丽的风景，一派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。



初冬时节，信步走在微寒的大街上，一家小店明亮的玻璃柜里摆放着一串串冰糖葫芦，红色的山楂、橙色的橘子、绿色的猕猴桃，被精心地插在竹签上，五彩斑斓的各种水果，在糖浆的包裹下，晶莹剔透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

贯愚 摄

酸枣的味道

◎曹志国

这个季节的大秦岭五彩斑斓，周末与朋友进山游玩，想一览这美不胜收的身边美景。

晌午在农家小院休憩，院后山坡上一簇簇红宝石般的小红果映入眼帘，有两个背着筐的村民正在采摘。是酸枣！我们这些人发现了“宝藏”，顾不得坡陡无路与遍地荆棘，一阵手脚并用地登高爬低，终于来到了酸枣丛的近前。这些野生的酸枣长势真好，个头虽不大，但圆润饱满，即便红彤彤的果子上蒙着一层薄灰，依旧能让人垂涎。

看到这么一片酸枣树真是意外收获，摘酸枣是我儿时的乐趣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能准确地说出我们村周围不下十个摘酸枣的地方，尤其是从家里到学校的路上，经常为采一兜酸枣讨好女同学，不知刚坏过多少回衣服，而被母亲训责。酸枣树大多长在没人经过的坡地、崖边，说是树其实它们并不高，哪里荒草荆棘多，它就爱躲在哪里。瘦削的枝条与满树密密匝匝的叶片总是显得不协调，还有那并不起眼却让人毫不手软的尖刺，若是在路上偶遇，人们定会退避三舍。但到了结果后，情形就大不一样

了，树上一颗挨着一颗挂着的酸枣果，酸酸甜甜的味道百吃不厌，谁不爱呢。这个红红的小山果给了我很多血的教训，也让我在同学面前威信大增。当然，从硬着头皮徒手去摘，到用上父亲的旧棉手套，一次次的采摘中，我的技术也更加娴熟，常常一会儿就能摘上小半书包。我还摸索出了啥样的酸枣更好吃，青枣脆，红枣绵，半红半青似蜜甜。

离开了老家，曾经熟悉的酸枣就很少再见，也许是每次再回老家总是错过了时节，也许是经历过许多的坎坷，难再有儿时的纯真心境。听两位村民说，这些野酸枣是要被当作中药材的，总有人专门来村里收购，随着收购价年年攀升，这一筐筐的酸枣可是笔不小的“外快”。看着眼前的这片酸枣树，让我心生一阵莫

名的惬意，蔓延出无尽的愉悦与幸福感。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也照得酸枣更加红艳，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，擦也没擦一下，便放进了嘴里，那味道与儿时一样酸甜。



姚孝贤 摄

门前的柿子树

◎黎芯

采摘的最佳时机，古人曾说：“秋去冬来万物休，唯有柿树挂灯笼。欲问谁家怎不摘，等到风霜甜不溜。”很多农作物、植物经霜一打，就会纷纷萎靡，碧绿的枝叶一夜之间变得枯黄，柿子树的叶子也会变红，纷纷掉落，但被霜打过的柿子，却将自身的营养沉淀，转化为糖度，吃起来更甜，涩味更少。采摘柿子时，农人们总不忘在枝头留下一些，任由风吹雨淋、鸟雀啄食，那红红的柿子里蕴含着农人的善良和对生命的敬畏。

新摘的柿子是硬的，是涩的，要放十多天才能成熟，成熟后柿子就变得绵软，轻轻咬一口，红嫩的果肉瞬间涌出，甜到人的心里。北宋诗人仲殊曾作词赞美它的美味：“味过华林芳蒂，色兼阳井沈朱。

轻匀绛蜡里团酥，不比人间甘露。”为了尽快吃到甘甜的柿子，纯朴的农人们研制出多种催熟柿子的方法。将柿子与苹果、梨等成熟水果放在一起，成熟水果释放出的乙烯能加速柿子脱涩。暖柿子是农人们最常用的方法。铁锅里盛上水，把生柿子放入水里，用麦草火慢慢加热，温度以不烫手为宜，尽量保持恒温。火大或小都不行，柿子会变黑，或者脱不了涩。经过一夜辛苦劳作，这些金黄鲜亮的柿子涩味尽退，吃起来又脆又甜，清爽可口；还可将柿子去皮在阳光下晾晒，再慢慢将柿子捏成饼状，晒干即成了柿饼，最后在严寒的天气里冷冻结霜，霜越厚越好，这样就成了美味且耐储藏的柿饼。

农村变了，变得更美了，变得更好了。街道整洁，房屋宽敞明亮，农人们的生活啊，也如这红彤彤的柿子般，红红火火，甜甜蜜蜜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